

# 《日本三家词笺注》前言

张珍怀

倚声填词早在九世纪平安朝弘仁十四年（公元823年、唐长庆三年）嵯峨天皇在神社开宴，君臣唱和仿效张志和《渔歌子》各填词五阙。其后第一醍醐天皇之子兼明亲王仿效白居易《忆江南》填写《忆龟山》二首。但是，此时词尚在萌芽时代，所填皆为令词。及至两宋曲调日益繁多，格律日益严谨，并与音乐密切结合在一起，必须倚弦管而歌唱，因而倚声填词在东瀛沉寂无声了。

可是，到了十九世纪，词在日本又复重兴这是什么缘故呢？

有清一代，词学昌盛，“长短句”发展成为一种新诗体。虽不复重被管弦，却不再视为“诗余”小道，而是上承风骚乐府，与古近体诗并驾齐驱于坛坫之上了。而且清词后来居上，嘉道以来，迄至晚清，词旨深闳，词境开拓，其流风逸响，遂远被东瀛矣。

十九世纪初，日本文政时（清嘉庆间）南画家田能村竹田著《填词图谱》六卷。其《秋声馆集》有词六十九阙，斯时汉诗作家亦兼能填词。不仅能作小令，也能依谱填长调。惟皆在学步阶段鲜见声情并茂之佳作。

迨至天保十年（1840年、清道光二十年）日下部梦香自刻

《梦香词》问世，日本优秀词人出现了。他是一位遁世超尘的隐逸之士，因此他的词恬淡清雅，如《扬州慢》<sup>①</sup>：

隔水渔乡，种梅吟筑，小春独趁新晴。纵东风未到，已嫩麦青青。  
驻筇处、遥林叶落，甲山毛岭，偏似相迎。任轻鞋、露紫霜红，踏  
去无声。倦来留憩，负微暄，茅苑三楹。看卷雪归帆，剪烟柔  
舳，惬此诗情。自说狂生安分，优游不敢费经营。但满前澄碧，时  
时濯却麈缨。——初冬鹿滨杂兴

梦香之友人，当时日本最高学府“昌平黉”教授野村篁园之词集名《秋篷笛谱》其咏物之作深得南宋姜、张、高、史<sup>②</sup>之三昧，如《紫玉箫》：

吴燕低飞，杜鹃幽咽，满帘酥雨廉纤。苔痕裂处，盼龙牙养锐，凹  
角抽尖。素肌清瘦，犹怯冷、未脱黄衫。知何日、赚得老刘，玉版  
遥参。蒲筐冒晓分餍，才剥破香苞，宿露全沾。轻煨淡煮，更  
樱厨配入，味最新甜。请君停筯 休漫学，太守贪馋。风窗夕、将  
看嫩晴，簸弄凉蟾。——咏笋

此后，汉诗作者，多喜填词。且自海运开通，词学书籍，源源流入日本，翻印者日增。中日名流、雅士，交游日广，文酒之会，填词唱和，蔚然成风，因而促使日本词学蓬勃发展，出现了盛极一时之“黄金时代”。<sup>③</sup>

日本词学之“黄金时代”即明治十年至廿五年之间（1877—1892）作者如林，风靡一世，当时汉诗家皆提倡此道，其中尤多青年诗人。组织词社，出版期刊，其作品不仅长调、小令兼擅并美，婉约、豪放，风格多样。且词话评论，词谱校勘，亦有专著。当此之时，填词作家中最为杰出者有森槐南、高野竹隐、森川竹磬可称为明治时三大词家。

森槐南（1862—1911）名大来，字公泰，通称泰二郎，别号秋波禅侣。他是明治诗坛三大宗匠之一森鲁直之子，家学渊源，天资聪慧，十三岁能作汉诗。十六岁即在刊物上发表填词，其时，晚清大诗人黄遵宪正在驻日公使馆任参赞，他的

《人境庐诗草》中“续怀人诗”有一首即是为槐南而作，其“小序”云：

森槐南鲁直之子，年仅十六，兼工词，曾作《补天石》传奇示余，真东京才子也，别后时时念之。

又评其《补天石》传奇云：

此作笔墨于词为尤宜。若能由南北宋诸家，上溯花间，又熟读长吉、飞卿、玉溪、谪仙各诗集以为根柢，则造诣当未可量。后有观风之使，采东瀛词者，必应为君首屈一指也。

从黄遵宪的评语看来，可知槐南少年所作词已达到冶炼精粹，的确如此。槐南一生作词之时间仅仅十年左右，但他在日本词史上自是“首屈一指”的词家。由于其父森鲁直为诗喜学清王士禛，槐南幼承庭训，早期之词也是颇有父风，如其十六岁所作《南歌子》：

迷蝶魂难定，春人酒易醒。夜深邻院罢调筝。帘外梨花如雪，月泠泠。

这首小令不就颇似神韵派的风神韵味吗？

但是，他自廿一岁就随侍其父与清驻日使馆随员交游。在倚声酬唱中自然就受到晚清词风之影响。如他廿三岁时所作《满江红》：

试望平原，看白骨、青磷无数。空葬送，南山落叶，北山风雨。断井颓垣废草合，玉鱼金盃荒萤护。更莹莹、啼眼似招人，幽兰露。

何如怨，其如诉。更如泣、还如慕。是啾啾鬼唱，鲍家诗句。心血千年磨不灭，丘陵终古谁为主。剩悲凉、满目断肠秋，伤心暮。——秋感

又如廿四岁时所作《绮罗香》：

庙树红疏，湖荷碧蘸，不问何朝今古。华表归来，鹤意合羞鸥鹭。叹城郭，亡国遗墟，闹京华，软红麈土。只青青、镜裹螺鬟，依然如画好烟雨。渔樵闲话往事，眼见消沈霸业，凄凉祠宇。当日烽烟，记是义军屯处。铅泪泻、卧棘铜驼，香火并、散花天女。剩池中、劫后残灰，做莲心更苦。——湖上望东照庙④

这二首词都是慨叹德川氏霸业沦亡之作。激楚苍凉，沈抑绵邈，颇似晚清词之意境。

这时，名古屋青年诗人高野竹隐初来东京。槐南与竹隐订交之后，两人旗鼓相当，酬唱频多。槐南在明治十九年岁晚作《百字令》十叠韵<sup>⑤</sup>。奇思壮采，腾霄照渊。忽而“梦为蝴蝶”赴“大罗天上，众香之国，”忽而“醒而狂者，只虫娘赘婿，蚁王槐国”，忽而“吊古”“闻说杉公城上月，照见霜台雄戟，”忽而论词“正者鸭头春水绿，变者奇峰攒戟”<sup>⑥</sup>。这种声情并茂的词，真堪与晚清名家之作媲美。

可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槐南廿七岁那年受到当朝首相赏识，就由修史局小职员擢升为内阁二等秘书。从此追随达官左右，无暇再填词了，即偶有所作亦较前逊色了。明治卅一年槐南突然辞去秘书职务，并作“罢官”诗二首，其中有句云“无如小技雕虫喜，何幸微官附骥休”。惟其辞职后虽作了不少汉诗，填词却寥寥无几首。槐南曾任东京帝国大学及早稻田专门学校讲师，所教课程有《唐宋诗学》、《词曲概论》等，其讲稿刊载于《诗苑》月刊。所著《槐南集》廿八卷，其中有词一卷。此外他还在刊物上连载《诗话》中也谈到词学。他举元代诗人元好问“赠答张教授仲文”七古诗来说明南北宋词派之异同，并说：

遗山于词尤服膺苏、辛，故以天孙织锦比之，又以月中蟹泣，穷愁入骨喻姜史诸家，并讥其幽冷纤仄也，南北词派之异同，此可概见，故为拈出。”

槐南不仅论词推崇豪放派，他的作品也正如夏承焘先生所说：“日本词人为苏、辛派词当无出槐南右者，而其秾丽绵密之作，亦不在晏几道、秦观之下。”<sup>⑦</sup>惟其最为出色之处，便是黄遵宪所说的能冲破中日语言“歧异”所造成的障碍。其词格律严谨，声情流美，这是竹隐、竹磬所不能及的。槐南自应是日本杰出词家之冠，其次当是高野竹隐。

高野竹隐名清雄字铁生，别号修箫仙侣。名古屋人。自幼从老儒佐藤牧山习经史，惟其性喜作汉诗，年廿一随师到东京，翌年在《新诗文》发表“热海温泉古松歌”，用笔矫健，名满诗坛，遂与森槐南订交。二年以后，竹隐归故里，槐南曾效清初顾贞观寄吴汉槎作《金缕曲》，以词代简寄与竹隐，竹隐用原调和之，这便是他填词的开端。“竹隐早年诗学厉鹗，词境亦相近”<sup>⑥</sup>，如《摸鱼儿》：

爱层层，傍水依山，笠青蓑绿遥映。年年不负烟波兴，一任鲛人多病。长松影，现丈六如来，顿入清凉境。芭蕉阴静。又几日温风，藕花无数，开到鹭鸶顶。无人问，拍遍栏干尽凭。寂寥梧竹幽径。有时醉卧陶潜石，散发天风吹醒。琴心冷。谱渔笛苹洲，抵似江南景。看来也胜。趁暝色前林，乱鸦流水，烟际一声磬。

这首词清幽淡雅，颇有“山水清音”，而这种“清音”却是槐南所欠缺的，这大约是他二人的身世与志趣迥然不同吧！

竹隐是一介寒士，终身未入仕途，他的诗词绝妙，惟天生傲骨，不愿奔走于官场。廿六岁时往伊势神社当个小职员，当他卅岁时已在寂莫清闲的神社中虚度了四载光阴。在他那“一夜酒酣，触绪茫茫，自题词稿”《沁园春》三阙中就充分流露出这种苦闷心情：“早少年磨尽，几多间气，中年渐近，只剩闲愁”，“身计堪惭，春秋可惜，这里由来几壮夫？功名懒，算知音者少，知己全无”。他在伊势十一年之久，未曾再到东京，即使槐南在内阁任秘书之日，他也没去谋求官职。直到他三十七岁那年才去东京与诸吟友作别之后，就奔赴寒冷、荒僻的北海道札幌中学教汉文去了。

竹隐到达北海道之后，更为离群索居，连“长歌代哭，短歌当泣”的词也很少作了。在札幌三年，又往前桥中学任教，再由前桥而冈山、而鹿儿岛，直到五十多岁才来到大城市京都，在那里居住不久就病死了，年六十岁。

竹隐一生贫困、坎坷不遇，到处飘泊，长才未展而不慕荣

华，与槐南之少年得意，出入官场，追随首相，自是大相径庭。

竹隐生前抑郁不得志，死去也不想留名于世，他所作诗词，皆未辑成集。他的好友田边碧堂“哭竹隐”诗云：

清刚气格笔离奇。万首吟成险不辞。叹息伊人诗是命，临终遗嘱莫刊诗。

竹隐所作诗词已发表的皆散见于当时刊物中，其未发表者都亡佚不存了。如他有“论词绝句”十六首，现仅存四首（另一首论曲不录）：

江湖载酒吊英雄。六代青山六扇篷。铁板一声天欲裂，大江东去月明中。

幕府一时才调工。英雄血滴《满江红》。西台却怪无赓和，目极燕云塞草空。

千古苏辛俎豆新。填词图里见横陈。飞扬青兕三千调，密付铜弦有替人。

一瓣玉田差见真。漫从葭葶托朱陈。北垞竹也南垞竹，心折竹山同里人。

看到前二首，便可知竹隐对东坡及岳飞词都很钦仰。第三首赞扬陈维崧是“飞扬青兕”辛弃疾之“替人”，说明了竹隐和槐南一样也喜爱豪放派。他自己词中也有豪放之作，例如《水调歌头》：

天风吹散发，倚剑啸清秋。功名一念销尽，况又古今愁。漫学宋悲潘恨，休效郊寒岛瘦，恐白少年头。我欲乘风去，招手海边鸥。

吹铁笛，龙起舞，笑相酬。大呼李白何处？天姥梦游不？杯浸琉璃千顷，月照山河一片，万古此沧州。何似控黄鹤，飞过岳阳楼。

然而，他也“心折竹山同里人”朱彝尊。在伊势供职十一载，满腹牢骚，落拓不羁，就效柳永那样浪游于倡楼酒肆之间。因而他曾效《静志居琴趣》体作了不少艳词，尤其是与森川竹磬两度畅游伊势之古市“尊前席上”之作，皆是“花间”体小令。

竹隐与竹磬之间友情甚笃。两竹皆终身不仕于朝，惟其身

世有贫富之别，经历亦全然相异。

森川竹溪（1869—1918）名键藏字云卿，别号鬢丝禅侶。他出身于日本封建时代富贵之家，是德川时代所封下总藩主森川氏后裔。他是名儒马杉云外之门人，年十八即与同门共创办《鸥梦吟社》，发刊《鸥梦新志》，竹溪以喜填词遭受其儒师反对，他就暗地从清驻日使馆随员学习倚声之学。至廿岁时，其师逝世，他就投奔森鲁直门下，遂与槐南成为师兄弟，得到槐南的指导，他的词工力渐深了。

由于明治维新之浪潮冲垮了德川幕府之封藩制度，世袭藩主森川氏到了竹溪这一代就宣告结束了。再加上竹溪在廿三岁时与一婢女恋爱，终以贵贱悬殊。难成眷属，他更为抑郁寡欢，后来他虽与槐南之妹孝子结褵，但在他所作词中犹时时回忆往事。明治廿四年他自编诗词集名曰《得闲集》其中有词廿一首，此后他的词日臻佳妙。如《绿意》（录上半阙）：

帘纹水洁，似那时院落，一番明月。因甚如今，满地斜阳，迷了飞来胡蝶。新阴欲染禽声绿，早渐近、黄昏时节。看不多游迹湖山，只许梦魂飞越。

他以家道中落，对现实不满，词中常以“末路王孙”自居，他是站在遗民地位来看德川氏之衰亡，明治维新之兴起的。如他廿五岁岁暮作《满江红》就这样说：王道起，君恩洽。霸图已，臣家乏。”又说：“多愁多病长若许，知音知己难寻着，问天天也悄无言，空寥廓。”

因此，他绝意于仕宦，只想做个词隐。在廿六岁所作《貂裘换酒》中明显的表现出他的牢骚与志趣。他说：

……猛然间，低徊顾影，自怜身世。隼肺镂心从今后，只要文章信美。留几卷诗词而已。毕竟苦吟生涯好，问功名、于我将何事……可是，他世袭诸侯之家已经破落，而他又不愿出仕求职，坐吃山空，生计日拙，在明治廿九年终所作《满江红》有句云“不易于居移要早，无心出世辞须速”。于是，竹溪就在偏僻的郊

区大久保村筑草堂名曰“鹃台”。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，顾名思义，便可知他决心做德川幕府之遗民，把自己一生寄托于倚声填词。他移居到乡村后所作《满江红》（录上半阙）云：

吾未受，朝家禄。天长授，江山福。把百年生计，好拚词国。学士微云传艳唱，女郎井水歌新曲。恁美名，千古本难酬，何如仆。

迨至大正二年（1914）东瀛词学已衰落多时，竹磬犹独自创办《诗苑》月刊，登载明治以来汉学家所作诗词文章，这种抱残守缺的精神就是他“特立独行”的具体表现吧。

竹磬一生填词六百多阙，校订词谱，著有《词律大成》廿卷，附《大曲》一卷。他殫毕生精力为倚声之学，他病笃时犹坚持编成最后一期《诗苑》，歿后付梓，并附《断肠集》为其亲友门人悼念他的輓章。这种死而后已的治学精神是值得钦敬、赞扬的，所以神田喜一郎称他为“日本唯一词学专家”。可惜他生平所作诗词及《词律大成》稿皆未印行，仅有门人久保天随手抄本，而此本今亦不知下落矣。

竹磬是日本词史上作品最多的一家，但所作题材不广，意境、字句多重复，他的生活既不像竹隐那样旅食漂泊，行迹遥远；又不像槐南那样入仕朝廷，曾游禹域。他的笔只是描绘自己身世、家园、在小圈子里兜来转去。可是，这也正是他的长处，他的作品情真景真，肺腑之言自是佳作。虽然他对语言、词藻的运用，未能消除中日语言歧异所造成的障碍，惟其能巧妙的把日语融合在词里，如“丙申岁晚赋”五阙《满江红》中有一联云：“岑寂独居慈母老，萧闲偕隐山妻若”。“若”字在日文中为“年轻”之意，（汉文无此解释）此联“若”对“老”，且又叶韵，这个字用得多么恰切。真是继承而又发展了词的优良传统。词原为唐开元以来“胡夷里巷之曲”<sup>①</sup>与其相配合之燕乐，就是由天竺、高丽、龟兹等等多种外来乐曲所组成的。清代词虽已脱离了音乐而演化为长短句诗体，竹磬将日语融合入词，自是符合它的发展规律的。这是值得我们倚声研

究者重视的。

森槐南、高野竹隐、森川竹磬三家词是十九世纪末叶日本词学“黄金时代”之瑰丽奇葩。他们都说喜爱清初词，效法朱彝尊、陈维崧之格调。其实，他们所作词却深受晚清词之影响。追根溯源，日本词所以在十九世纪末叶出现了灿烂之“黄金时代”并非偶然，而是与波澜壮阔之晚清词一脉相通的。叶恭绰辑《全清词钞》共收词人作品达三千馀家，惟缺域外之作，尤其是日本杰出的词人，此亦可谓“沧海遗珠”欤？

我于一九七三年游杭州、蒙四十年前受业词学老师夏承焘先生授以所编《域外词选》之日本词嘱为注解，其后又蒙荷受业诗学老师钱仲联先生鼓励并赐予指导，使我能注毕日本词选，并承钱先生赠诗云：

吹笛樱花海外天。神山曾著几词仙。莘洲妙选莲坡注，算做宗门一钵传。

（见《梦苕龠诗续存》）

我注释夏先生所选域外词中的日本词之过程，也是我学习日本词之过程，在学习之又得到海内外师友指教、鼓励和种种援助，遂写成此三家词笺注。

日本三家词仅槐南有明治四十四年木刻本《槐南集》，中有词九十四阕，据此本删去二阕，又增补集中未收者四阕，是以《槐南词笺注》有词九十六阕。竹隐词依据《日本填词史话》所收之词（只删去赠妓小令五阕），是以《高野竹隐词笺注》有词九十七阕。竹磬词是从《日本填词史话》所收二百余首中选录佳作，是以《森川竹磬词笺注》共有词一百七阕，三家词共二百九十八阕，总名曰《日本三家词笺注》

此笺注是我在退休后、家少藏书，而借书又极为困难之条件下写成的，三词家生平事迹皆据日本神田喜一郎著《日本填词史话》（日文本）所提供之材料。以中国各大图书馆既无日

本明治时代刊物，也难以借到可查日本典故、史迹之书籍。笺注中错误和不解而未注者必然甚多，且我本学识浅陋、一知半解，就是一般常用典故亦难免舛误、尚祈海内外 学者、专家和广大读者赐予指正，至为感禱！

在写稿过程中，承蒙中日两邦师友关怀、指导，或为修改、增删，或为查书、复印、以及校阅、题签等等，全赖大力支援 才能勉力完成此稿，谨向日本东京二松学舍大学、藏居良造先生、樱田芳树先生、釜谷武志先生、夏承焘先生、钱仲联先生、顾廷龙先生、周退密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！

1981年秋于上海

### 注解

①见夏承焘选校《域外词选》张珍怀注“日本词”第三页日下部梦香《扬州慢》（书目文献出版社）

②南宋词家姜夔、张炎、高观国、史达祖

③见神田喜一郎著《日本填词史话》上册（日本二玄社出版、日文原本）

④东照庙为日本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祠庙，家康谥东照公，葬于日光山。其祠极为壮丽，德川氏统治日本二百六十余年 1603—1867年以其建幕府于江户，又称江户幕府

⑤见《森槐南词笺注》

⑥见《域外词选》“前言”

⑦见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

